

## 爱丽丝世界中的交换

苏珊·佩特里利、奥古斯都·庞其奥 著

周劲松 译

两物要交换，它们必须不同。受交换逻辑制约的两人之间绝不会交换等同之物。但在我们自身的交换形式，商品交换形式，两物的交换是基于这样一个潜在假设：它们必然在某个方面等同，否则它们不可能达成彼此应和，不可能达成交换。作为一种普遍的抽象对等物，货币发挥着使物品具有等同可能性的作用。商品交换是等同交换。使两种不同之物变得等同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回溯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按照李嘉图-马克思的观点来回答，就是：社会劳动，随着抽象劳动转换为商品，转换为劳动力，有可能按照量来衡量，也就是说，按照劳动时间的量来衡量。(Marx 1885, 1909, 1988)

主张等同交换，就是把产生价值的东西——即劳动——等同于商品的地位，就是使构成产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东西服从交换法则，进而把这种价值变成对应的商品。归根到底，等同交换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虚假论断之上：把劳动等同于工资，仿佛交换价值可以被归结到价值这一源头一样。这个虚伪的等式是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的渊藪；劳动剩余，就我们目前所论及的来看，绝不能等同于工资，所以产生出利润。

另一方面，如人类学家们也揭示出的那样，商品交换并非交换的唯一形式。(Rossi-Landi 1975: 64-69, Godelier 1976: 5-37, Mauss 1968-1969: 29-57, Bataille 1976.) 莫斯 (Mauss) 在其著名论文“试论赠品这一古老交换形式”(Essais sur le don, forme archaïque de l'échange) 中对北太平洋沿岸美洲印第安人的炫财冬节 (potlatch) 的考察 (Année Sociologique II, 1923-24)，说明就等同交换而言，是有着其他交换形式可能性的。然而，这些等同交换的

替代形式，现在要么消失无存，要么还在进行之中。市场扩张到全世界这么大，不仅表现出，一旦物品变成商品，那么通过将其与以货币为代表的普世性对等物联系在一起，等同物品是可能的，而且表现出，同化所有交换，将其简化为一种单一形式的交换、等同的交换，也是可能的。

索绪尔(Saussure 1967-68)把语言文字符号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等同化了的交换(符号活动)等同于等同的交换，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或者劳动与工资之间的交换。此外，由于语言价值是靠语言系统中(即，共时性层面上)符号之间的关系确定的，他还按照交换价值对语言价值做出阐释。与洛桑学派的边际主义者一样，索绪尔并不自问：既然它们(能指和所指)不同，却又可能在一个单一符号(符号活动)中，或者聚合轴(语言价值)上两个或多个不同符号之间，进行交换，它们二者之间的等同性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相反，他仅仅局限于对处在特定的暂时性均衡状态下的市场(语言市场)中各种关系进行思考。(Ponzio 1978, 1986, 1990; Petrilli 1992)

这里，我们关注的，并非对等同交换的做法和理念加以探讨，或者顺应索绪尔的语言理论。相反，我们想要思考的，是日常话语中所提出的那些有关等同交换的“主张”。<sup>1</sup>

这些主张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系列著作中得到了清晰阐明，通过借助于漫画式夸张——爱丽丝的世界主要是漫画的产物——它们饱受嘲弄和抨击。我们且来看看，当等同交换在语言文字中得到充分实现之时，当交换观念在字面上理解之时，会发生什么吧：这就是卡罗尔所做的实验，爱丽丝的世界就是实验结果。“在字面上理解”这个表达已经告诉我们，语言要对等同交换的种种主张做出回应：也就是说，要满足能指、满足文字的主张，而能指和文字都既与其自身的所指，又与构成特定均衡状态下的语言的其他能

---

<sup>1</sup> 关于此类主张的批判，参看(Rossi-Landi 1991)。(原作者注)

指的所指相关，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们希望，被归结到能指“树干”上的所指会对类似于狗叫的声音做出回应。结果，在爱丽丝的世界中，花园中庭的一棵树便因其“树干”而像一只看门狗一样照看鲜花。如果鲜花一般不说话，在爱丽丝的世界中，是因为它们的“花床”太硬，难以入睡的缘故（“鲜花花园”，见(Carroll 1978: 202-203)。<sup>2</sup> 而且“蝴蝶”这个能指希望其所指承认，蝴蝶是面包和黄油做的（“镜子的昆虫”）( Carroll 1978: 223)。爱丽丝系列著作中和一般运用中的文字游戏都是交换游戏，(Morgenstern 1976)或者更应该说，是调笑对等交换的游戏，它们嘲弄了单个符号中或不同符号之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等同交换逻辑，比如在“hoarse”这个声音能指与“horse”这个所指之间的文字游戏 (ibid.: 219)，<sup>3</sup> 又如 comb，既可作为梳头的工具“梳子”讲，又可以有黄蜂或蜜蜂的“蜂巢”的含义。<sup>4</sup>

可以看到，索绪尔式符号任意性理论把交换归结为一种规约性特征，因此，交换并非能指的某个自然特征所导致的结果。但针对于此，我们可能回答说，首先，在卡罗尔的世界中，被置入危机中的正是那些规约，尤其是当人们希望不加质疑地接受它们的时候。其次，通过其符号任意性理论，索绪尔预设了“相同的”意义和各种语言中的不同能指进行交换，就像相同的商品，或者被当作商品来考虑的相同的劳动量一样，根据市场上的各种变化，被拿来

---

<sup>2</sup> 所有关于爱丽丝系列著作的参考，均出自 Lewis Carroll, *The Annotated Alice,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以及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Martin Gardner (ed. intro. and not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revised ed. 1978. (原作者注)

<sup>3</sup> hoarse 与 horse 读音相同，但前者意为“粗鄙的”，后者意为“马”。(译者注)

<sup>4</sup> 这个文字游戏发生在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一书里和一只黄蜂有关的一件事情中，不过最后的版本中被删去了 (Carroll 1978)。 (原作者注)

与各个国家的不同货币、按照不同价格进行交换。正是这种把意义归结到一种超语言存在的普世性意义观，在爱丽丝的世界中备受嘲弄。这里，通过运用佯谬法，所揭示的是，自然性（所声称的自然的拟声特征）或者能指的任意性规约，都无法决定符号价值。在我们的立场上，我们应该补充说，符号价值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任意的，而是历史—社会的（有关针对索绪尔符号任意性的讨论，参看 Ponzio 1973, part III）。

事实是，能指一般给出的要比所指回报的多：维多利亚时代的“head”有“邮票”的意思（ibid.1973, 219），“miss”既可以做主语（小姐），又可以做谓语（错过）（ibid.: 219）。就这个或那个所指而言，或者更应该说，就这个或那个其有待进行交换的符号（解释项）而言，能指给出的更多。<sup>5</sup>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如卡罗尔在《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中所说，我们使用一个词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它我们所愿意的任何意思，也不是因为解释项可以赋予句子说话人最初并没有想要说到的另一个句子的意思（骑士说，“then I’m over, you see”，本意是“到那里我就死翘翘了”，而爱丽丝理解的是“到那里我就完事了”，所以回答说“好的，那件事完了你就完事了”[“这是我自己的发明”，见 Carroll 1978]），而是因为，如书中人物混沌先生（Humpty Dumpty）所说，单词本身一般都是“混成词”（portmanteau words）。

谈论符号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交换关系是错误的。更应该说，这种关系是一种符号之间延宕的关系。（Peirce 1932-1958）意义并非分配在符号中的，而是在符号之间的关系中：意义是解释之前符号的另外一个符号，解释项符号渐次地又成为赋予它另外一个意义的又另外

---

<sup>5</sup> 关于表意剩余以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非对应关系，参看庞齐奥“Signs to Talk About Signs”，“Semiotics Between Pierce and Bakhtin”，以及“Writing and Otherness in Bakhtin, Blanchot, Lévinas”，（Ponzio 1990）。（原作者注）

一个符号的被解释对象,如此类推。一方面,任何符号都不会因为单一的一个解释项而穷尽,而是接纳其他的解释;另一方面,每个新的解释项就其所解释的对象都说出了某种新的东西,因而推动了其符号活动。等同交换是不可能的。骑士用自己的方式告诉爱丽丝,在无止境的解释相互作用中,符号总是其他符号的符号。他说,他的歌是“A-Sitting On A Gate”,称为“Ways and Means”,歌名是“The Aged Aged Man”,名叫“Haddock’s Eyes”(ibid.: 306):这可以算是所谓“元语言分层”(the stratification of metalanguages)的一个例子,对此叶姆斯列夫(Hjelmslev)意图以“内涵的语义机制”(the semantic mechanism of connotations)来表示,(Caputo and Glassi 1985)<sup>6</sup>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事实:能指和所指(或者更应该说是,被解释项和解释项<sup>7</sup>)一道变成了一个新的所指(或解释项)的能指(或被解释项),如此类推。

在一个由交换价值维系的世界中,其价值因而是由量化劳动来决定的,劳动则被变成了商品,在一个以生产效率、以功能性为基础的世界中,“时间是可以价值化的”:在爱丽丝的世界中,等同交换让人恼怒到奇奇怪怪的地步,卫兵的时间“值一千英镑一分钟”,土地“值一千英镑一英寸”,而仅仅是香烟,便“值一千英镑一口”。要是语言“值一千英镑一个字”,

---

<sup>6</sup> 该书还收有庞其奥(Ponzio)的文章“Per parlare di Hjelmslev”,该文现收入 Ponzio,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Adriatica, 1985.在其《神话学》(*Mythologiques*, Paris: Seuil, 1957)中,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也用到叶姆斯列夫的内涵说来解释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巴尔特著作的这个方面在庞其奥的文章“Ideology”中得到了梳理,文载 *Semiotics: A Handbook on the Sig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Nature and Culture*, R. Posner, K. Rboering, and T. A. Sebeok (eds.),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1;现收入 *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 op. cit. (原作者注)

<sup>7</sup> 关于皮尔斯(Peirce)术语的发展,并将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符号理论和维多利亚·韦尔比的意义学考虑在内,参看(Ponzio 1990: 15-74),又参(Petrilli 1988)。(原作者注)

那么“最好什么都别说”。自然，这个句子应该只能想想而不能说出口：卡罗尔不仅讽刺了交流这条经济原则的可能性，而且讽刺了哪怕只是共同地对其作出思考的可能性（“镜子的昆虫”）(Carroll 1978: 217)。

语言是社会劳动，各种语言是这种劳动产品沉积的产物，渐次地，各种语言被用作进一步加工的材料、工具和模子。<sup>8</sup>如果，机缘巧合的话，在语言劳动被用于服务控制信息交换并主导语言市场的权利团体利益这种社会体制中，我们决定用能指交换任何想要的所指，那么，“问题的关键”，如混沌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于哪个是老大——这就是一切”（“混沌先生”）(Carroll 1978: 269)。在爱丽丝的世界中，工资/劳动和能指/所指交换关系二者之间的类比——索绪尔在其关于语言价值概念的分析中有过严肃思考——以戏仿手段得到了呈现：

“不可穿透！我得这么说！”

“请告诉我，”爱丽丝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不可穿透’指那个话题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如果你愿意说说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也可以，因为我猜你不会想待在这儿渡过余生。”

“让一个字去表示的意思可太多了，”爱丽丝用深思熟虑的口吻说。

“我像这样让一个字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混沌先生说，“我总是给它额外付钱。”

“嗨，你应该看看它们星期六晚上回到我这里来，”混沌先生严肃地左右晃动自己的脑袋，继续说，“回来拿它们的工资的样子，你懂的。”

（爱丽丝不敢问他付给它们什么；所以你懂的，我无法告诉你）(Carroll 1978: 269-270)

引用文献 Lewis Carol: Alice in wonderland

---

<sup>8</sup> 关于对劳动概念以及对物质劳动和语言劳动之间类同性的分析，参看（Rossi-Landi 1983, 1975, 1985）；又参（Ponzio 1988, 1989）。（原作者注）

## 作者简介

奥古斯托·庞齐奥 (Augusto Poncio)，意大利符号学家，巴里大学传播与符号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者。其著作大多以意大利文写成。主要著作有《主体与他者，论利维纳斯》(1995)、《利维纳斯，全球化与预防性和平》(2009)。著作极丰。以英文出版的有《作为符号的人》(1990);《西比奥克与符号生命》(2001);《语言哲学:巴赫金论艺术与回应性》(2006)等。

苏珊·佩特里利 (Susan Petrilli)，出生于澳大利亚，任教于意大利巴里大学语言与符号学系。她在符号学领域内作出许多方面的贡献，尤其是符号学史、翻译符号学、伦理符号学诸方面。她荣获“第七届西比奥克学者”奖。她的主要著作有《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翻译!翻译!》、《文学符号学诸观点》、《总体视角下的符号十字路口:符号学与责任》、《表意与理解:维尔比夫人的著作与影响》。

原文题为 Exchange in Alices World, 原刊载于 R.Fordyce ( Ed. ). (1994).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in Alices World* ( pp. 74-78 ).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